

專題導言

《文化研究》第三十五期（2022年秋季）：8-12

音樂的躁動：何為音樂，音樂為何 Music moves (part 1): An introduction

何東洪、周耀輝*
Tunghung HO, Yiu Fai CHOW

某一年的某幾天，病毒蔓延，殺人無數，世界從此沒有了電力，沒有了自來水，沒有了燃料，飛機汽車等等交通工具癱瘓，互聯網和手機成爲文明崩壞的紀念品，這個時候，聚集了一群人在大地上穿來插去，冒著種種危險，就是爲了向四散的倖存者演出自己喜歡的音樂，他們稱自己做「遊蕩交響樂團」（Traveling Symphony）。

來自小說*Station Eleven*，臺灣版譯作《如果我們的世界消失了》。也許，作者孟德爾（Emily St. John Mandel 2014）其中要表達的一點，正是音樂對時代的意義。

就算我們的世界消失了，還有音樂。

小說發表於2014年，COVID-19 爆發之前。

2022年了，疫情一波接一波，戰雲令我們的天空越來越暗，還有生態危機，好熱啊，好乾啊，同時卻大雨大雪，貧富懸殊，渴望自由平等居然成罪，離離散散，我們熟悉的世界變得陌生，我們習慣的文明原來非常脆弱。此時此地，我們做了這個專題，第一個目的就是肯定音樂對時代的意義。

但，什麼音樂？什麼時代，什麼意義？

「音樂的躁動」，就是在肯定之中同時提出懷疑，從「音樂」中思考

* 周耀輝，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教授。聯絡方式：yfchow@hkbu.edu.hk。
何東洪，臺灣輔仁大學心理系教授。聯絡方式：tunghungho@gmail.com。

「躁」與「動」，在「躁動」中重新明白「音樂」。

何為音樂，音樂為何？

我們想探究的是，音樂的躁動，或說音樂當中呈現了什麼焦躁不安，同時又帶來什麼動力，動盪了什麼。躁動是名詞，也是動詞。音樂的政治性，一如史崔特（John Street 2012）所提出的，就是要在世界「做」（do）一些事情。我們起題「躁動」就是聚焦於世界的「躁」和音樂對此而「動」的種種可能。

選用「躁動」，並以此連結相關的關鍵詞，例如政治、叛逆、反抗、抗爭、革命，以至鎮壓、審查、箝制、監控……，一是凸顯漢語的微妙，二是藉此掀起更基本的探討，就是如何談音樂的政治性，引用嘉瑞特（James Garratt 2019）的話，在法西斯或者冷戰時代極為重要的某些關鍵詞，在我們這個時代還適用嗎，或者其他的詞彙更能幫助我們了解當下的音樂與政治？躁動、微妙、曖昧、多元，拋磚引玉般，我們希望召喚更多的概念與關鍵詞，回應此時此地。

是貪心的，但畢竟類此的探討不常見，也就儘管貪心吧。

不說國際學術（其實也就是西方為本的英語論述），就看臺灣：本期「音樂的躁動」專題，應該是臺灣人文社會綜合性／跨領域學刊上少有的。除了專門的音樂學、民族／民俗音樂學刊外，音樂／流行音樂研究往往散落於人文社會個別專門領域中。或許這意味著或以類型化作為分界的流行／搖滾／嘻哈／舞曲等等，或以藝術美學為分野的古典音樂／民俗音樂／流行音樂等等的研究，體現著人類的音樂活動的多樣貌、異變與流動性的同時，交織著非音樂的其他活動，不容易被特定學科定位。

如此說法可能稍顯陳腔濫調，甚至等於白說。

因此作為客編，開宗明義說明了「音樂」、「躁動」之後，我們再具體地說說徵稿時說過的「音樂作為方法」，用一個普遍存在於各個民族／

地區的音樂傳統中的作樂手法與美學，來簡要說明這次專題的大概樣貌：
Call and Response（召喚與回應）。

以音樂為召喚的召喚與回應，經常被簡化為單次性、甚至是單向性的意涵，例如人們經常說的「每個時代都有反映這個時代的音樂或是歌曲」，抑或「某人的作品反映著某個時代精神」等等。諸如此類的宣稱或斷言，輕易地把音樂的召喚與回應的複雜作用「短路化」。

以音樂為號召的多重召喚與回應，即是以音樂為轉介，在作用的連結作為中，音樂具有「轉譯」的作用而誘發了一連串的召喚與回應。音樂作為方法的另一端，就是召喚讀者閱讀此專題時，做出回應，不妨帶著某種好奇試問：以音樂為介子，比起沒有這個介子，這些研究有帶給我們更深刻、多樣，甚至批判性，或是另類認知與感知，來回答例如「音樂與政治」、「音樂與社會運動」、「音樂與社會認同」，或是「音樂與身體」、「音樂與愉悅」等等經常被表述為A與B中的「與」嗎（可參看嘉瑞特〔Garrett 2019〕相關討論）？

換句話說，前文所說的「躁」與「動」，名詞與動詞，當中的「與」這個介系詞語作用，在動態化的音樂介子帶領下，讓音樂的表述／非表述的雙重力量化為召喚與回應的多重環節，並往復作用。讀者可以在不同的文章中閱讀到這個作用的體現。

當然，我們的召喚（call for papers）所回應的，不可能窮盡音樂做為召喚所屬的社會脈絡回應的全貌，不管是文化的、政治的、情感的轉譯樣貌。但此專題所召喚的兩岸三地脈絡下的音樂書寫，也可以成為下一回召喚某些可以相互共振的認識與感知力的此刻回應，就是不斷的躁動，再次拷問什麼躁什麼動什麼音樂。

躁動，至少不會死寂，音樂之於此時此地。

感謝Router主編王智明的邀請，感謝期刊各位同事的辛勤，感謝所有作者，來稿繽紛多彩，我們兩位客編思來想去，幸得期刊應允，不用割愛，

可以分為兩部分於兩期刊載。

專題由上原美春作，王墨林、林家瑄翻譯的〈彌勒世之歌〉開展，輔以林家瑄、劉雅芳的〈導言〉。我們希望專題的田野在兩岸，但想像不該囿於三地，於是「思想翻譯」欄目來引介沖繩，也是一種呼應姿態，一來不忘音樂與歷史的共振，二來不忘遠方的躁動。即使聽不懂對方的語言，但我們還有歌。

論文部分由香港開始，風起雲湧之下，兩篇文章都以「抗爭」為綱，金晷路的焦點在於酷兒聲音如何開拓異議空間，研究對象是兩位公開同志身分的流行音樂人黃耀明和何韻詩；王樂儀的關注不是「名人」實踐，是新一代獨立唱作人，以訪談的方法分析他們在創作與抗爭之間的真實體驗。

接下來的兩篇論文，在地域上移到中國大陸，時間上則分別研究九十年代的打口文化，和千禧後的嘻哈文化，都是中國大陸流行音樂史的重要章節。李忠蔚從「物」的角度重寫打口唱片與當時中國城市的亞文化，而唐弘廷書寫嘻哈從美國的黑人街區流轉到大陸的在地化歷程，分析「真」的文化政治與去政治。

同樣以歷史為基調，兩篇關於臺灣的論文捨棄比較宏大的觀察與論述，選擇了「無名樂人」作為出發點。王啟仲訪問了86人，記錄80、90年代基層組織如何構建臺灣搖滾的歷史場景。朱夢慈的論文推向更早的二次大戰後至60年代，找來臺灣南部小鎮兩位已屆高齡的爵士樂手，回顧當年歷經種種政治角力的青春歲月，同樣也是對無名樂人的禮讚。

兩篇實驗書寫的首篇來自客編之一周耀輝。以學者身分加入大學之後，他以填詞人的資歷開辦填詞班，本文是他思考在香港十年音樂教育的社群實踐，以及當中的政治。以流行音樂研究獲得博士學位的香港獨立唱作人Serrini梁嘉茵，從2019年金音獎典禮的發言開展了連串狂想，稱之為「躁動的舞曲」。

「音樂的躁動」第一部分由廖繼權的書評作結。他把兩本同在2020年出版的流行音樂論文集《香港製造》、《臺灣製造》相提並論，審視本土與在地的視角。

最後，我們必須感謝畫了多年政治漫畫的黃照達－剛剛從香港移居英國的Justin，收到邀請，二話不說，就替我們創作了封面看到的作品。

至於我們兩位客編，在第二部分專題出現之前，以Serrini 文中兩句歌詞結束這篇導言，也算是我們對音樂、對躁動的期許：

陽光下 有我在
人間總有些期待

引用書目

Garratt, James. 2019. *Music and Politic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ndel, Emily St. John. 2014. *Station Eleven*. New York: Knopf.

Street, John. 2012. *Music and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